

民國時代的澳門詩詞

《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前言

章文欽*

從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夕的三十多年，構成澳門歷史上的民國時代。民國時代的澳門，沿自晚清時代，作為被葡萄牙強佔的中國領土，一方面處在葡萄牙的殖民統治下，一方面仍然與祖國內地保持血肉相連的聯繫。在民國時代，祖國內地發生了更加急劇的社會變動。在國內外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下，發生了一系列的歷史事變。這些歷史事變都不同程度地對澳門產生影響。

民國時代居住在澳門或曾經到過澳門，關注於澳門的中國詩人，都向這片中國領土傾注更大的熱情，在短短的三十多年間，吟詠澳門的中國詩人的人數和詩歌的篇數都大量增加，選入《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的八十四位中國詩人吟詠澳門的六百五十五首詩詞就是明證。特別是詩詞的篇數，超過明清卷和晚清卷的總和。

這些詩詞同樣是民國時代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從對詩詞的作者及其時代、作品內容和藝術特色的分析，可見澳門與中華歷史文化血肉相連的聯繫，越靠近現代越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與此同時，西方文化對澳門仍然保持一定的影響。

作者及其時代

民國時代吟詠澳門的中國詩人，就其社會身份大體可分為教師、官員、商人、前清遺老，以及因戰亂而避地澳門或至澳遊歷的內地文化人。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前清遺老、教師及因戰亂而避地澳門或至澳遊歷的內地文化人。

宣統三年（1911）的辛亥革命和中華民國的建立，結束了清王朝的統治，在政治上忠實於清朝的士大夫，尤其是原籍廣東的士大夫，為逃避內地戰亂和民國政府的徵辟，紛紛逃往澳門和香港，作海上寓公。與澳門結下因緣並留下詩作的前清遺老，

包括戴鴻惠、汪兆鏞、汪兆銘、丁潛客、沈澤棠、張學華、吳道鎔、林鶴年、梁慶桂、崔斯貫、張其照、王亦鶴和羅濂等十多人。他們結社聯吟，觴詠自娛，名曰陶社，蓋將東晉義熙以後作詩祇書甲子不書年號、被稱為義熙遺民的陶淵明引為異代同調。他們把清朝復辟的希望，寄託在清廢帝溥儀的身上，澳門的盧園和蓮峰廟，成了他們在“萬壽節”為溥儀祝嘏的場所。他們的思想，雖謂有悖於時代，然能清高自賞，以風節自勵，時時形諸吟詠，隨妖日寇侵華的兇焰日熾，其憂國憂民之心，亦每見於篇什，這較諸由舊官僚而新政客，最後墮落成為漢奸的無愆敗類，其品格之高下，實在不可

*章文欽，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為作者獲澳門文化局學術研究獎學金所做專題研究《澳門詩詞箋注·民國卷》一書的序言。

同日而語。至於他們以保存中華民族文化自任，在暎旅棲泊之中，猶能潛心著述，整理鄉邦文獻，其流風遺澤，霑溉學林，尤為久遠。其最為突出者，應推汪兆鏞、張學華和吳道鎔。

汪兆鏞（1861-1939）字伯序，號慵叟、憬吾，晚號清溪漁隱、覺道人。原籍浙江山陰，先世遊幕於粵，遂寄籍番禺。年十八，讀書於從父汪琮隨山館，致力於經史古文辭。年二十四，舉學海堂專課生，為陳澧入室弟子。與徒兄兆銓及梁鼎芬、陶邵學、朱啟連等以學問相切磨，學益進。光緒十五年（1889）舉人。兩上公車不薦，遂習刑名之學，遊幕於赤溪、遂溪、順德各縣，莞樂桂埠嶺務。岑春吡督粵，延入幕司章奏。奏保四品銜，以知縣分發湖南，未果。辛亥後以遺老自居，著述吟詠自適。兩至羅浮，注籍酥醪觀為道士。返會稽，謁祖墓。遊覽大江南北諸名勝。歸至滬上，與朱祖謀、陳三立、張元濟等相唱酬。平生於學無所不窺，於史部尤為淹貫。為文兼工駢散，而長於考據。詩詞託意深婉，卓有雅音。著有《孔門弟子學行考》、《晉會要》、《元廣東遺民錄》、《碑傳集三編》、《嶺南畫徵略》、《樓窗雜記》、《微尚齋雜文》、《微尚齋詩》及《雨屋深燈詞》等十餘種。

慵叟晚年，多次因粵亂避地澳門。從宣統三年（1911）十一月到民國二十六年（1937）七月先後十二次赴澳，每次居澳或數日，或數月，或年餘。最後一次因日機犯粵，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再度避地澳門，歷時二年整，終老其地。停柩六年，抗戰勝利後始歸葬於粵。其平生重要著作如《元廣東遺民錄》、《嶺南畫徵略》及《碑傳集三編》等皆成書於澳門。其吟詠澳門的詩詞，載入本卷的包括《澳門雜詩》七十四首、其它詩篇四十二首、詞五首，凡一百二十一首。其與澳門因緣之深，吟詠澳門詩詞篇什之富，自明清以來未有其匹。

慵叟吟詠澳門的詩詞，除吟詠澳門風物之外，頗多借物興懷，寄託自己的家國身世之感。作於民國元年壬子（1912）的〈端午寄和丁潛客韻〉：

“懷沙紀節侯，欲弔屈左徒。……蘿蕪採山上，悽惻感故夫。……孑然待盡身，俛仰顧景孤。安得續命絲，空懷辟兵符。荒島抱一經，自甘山澤癯。角黍

不忍餐，風雨愁江湖。炎飈夜未歇，械械聽菰蒲。”

詩人在經歷了辛亥革命天崩地解的巨變，抱定以遺老生涯打發待盡之身後，在澳門度過了壬子年的端午節，作詩與同為遺老的沈澤棠、丁仁長互相唱和。詩人以故夫喻被推翻的清朝，而從行吟澤畔懷沙自沉的屈子的遭遇，聯想到自己棲身於山澤草野之間，持經自守憂愁風雨的身世，吟出了“角黍不忍餐”，“械械聽菰蒲”的悽苦之調。作於去世前半年的〈戊寅臘尾，澳門桃花、桂花皆盛開，雜置瓶中，以詩紀之〉句云：“方今大道喪，神州將陸沉。……頗託造物奇，似惜義熙民。小山賦招隱，尋源欲避秦。……但期柯弗改，無悶生不辰。陶公亦有言，聊復得此身。”則表示願如貞松翠柏，不改柯葉，持守晚節；願學義熙遺民陶淵明，棄仕歸真，享受人生的樂趣，保持性命的純真。

慵叟不但將被稱為義熙遺民的陶淵明引為異代同調，對與澳門結下因緣的明代遺民天然、跡刪、澹歸、何絳、屈大均、陳恭尹、吳漁山等，亦每作詩追懷寄慨。《澳門雜詩》中，〈澳門寓公詠〉第一至三首皆詠明代遺民。《竹枝詞》第四十首則云：“世局滄桑一剎那，當年遺老渺山河。風流文采無人問，搔首斜陽感慨多。”〈題崔伯越〈是詩移圖〉〉第一首：“三百年來濠鏡塊，流風猶憶屈陳何。亂離身世詩人淚，今古傷心一浩歌。”民國二十六年丁丑（1937）過普濟禪院觀明清之際天然、澹歸、跡刪、大汕諸名僧遺墨，填〈減字木蘭花〉詞，又留下“人間何世？為灑前朝遺老淚。冷蕨荒山，殘墨淒涼那忍看”的悲涼之句。在明清易代之際，明朝遺老或密謀光復，或杜門著述，或披髮入山，或乘桴浮海，寫下了一幅幅壯麗的人生畫卷。詩人每從前代遺民在澳的遊蹤遺跡，聯想起他們的人生畫卷，借以抒寫自己的隔代之悲，寄託家國身世之感，並撰成《元廣東遺民錄》，與其它寓澳遺老的詩作，和陳伯陶的《宋東莞遺民錄》、《勝朝粵東遺民錄》及張學華的《採薇百詠》，皆為聲氣相求之作。

慵叟在清季僅為幕府微員，未有一官之守、一命之職，辛亥卻滿懷嫉深深的遺老情結。清廢帝溥儀於民國十三年（1924）被馮玉祥部國民軍驅逐出

故宮，流寓天津。十五年（1926）正月十三日“萬壽節”，前清侍讀梁慶桂召集汪兆鏞、崔斯貫、盧鴻翔等七人，在盧園為溥儀祝嘏。梁慶桂、汪兆鏞和崔斯貫皆有詩詠其事。汪詩用民國十三年甲子在九龍城外陳伯陶榮園祝嘏詩原韻，其詩云：“此日蒙塵萬乘身，祖宗厚澤與深仁。自忘天位真堯舜，誰佐中興是甫申。……予黎海濱無疆頌，時雨蓬蓬戀遠春。”

民國二十八年己卯（1939）正月十三日，是詩人人生中度過的最後一個“萬壽節”。這天清晨，他與同為遺老的張學華，前往蓮峰廟禮佛，有〈己卯正月十三日偕張閣公蓮峰廟禮佛作〉紀其事。詩中起首四句：“草間愧偷活，惆悵無由申。嘉旦趨琳宮，惟祈萬年春。”可見這位孤臣孽子對“皇上”溥儀依然是一片忠心。但是這時的溥儀，早已從天津潛往東北，在日本侵略者的卵翼下，在松花江畔當起了偽滿洲國的“皇帝”。詩人這時雖已屆風燭殘年，對日寇滅亡中國的侵略野心和國家民族在日寇肆虐下所造成的空前災難依然洞若觀火，而對“皇上”誤入迷津頗不以為然，為此他滿含悲辛，祈求“我佛功德水，當為開迷津。願燃無盡燈，永銷浩劫塵。”可見詩人並非一味愚忠，而是有妖嬈為鮮明的國家民族立場。

事實上，已屆風燭殘年的慵叟，其憂國憂民之心，並不亞於抗戰前線的熱血青年，其詩篇可以為證。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慵叟作〈永福社行〉，吟詠澳門最具規模的土神廟沙梨頭永福社。詩人因沙梨頭土神廟名永福社，廟前之海灣名淺灣，聯繫到宋末陸秀夫、張世傑奉幼帝端宗在香山、東莞、新會抗元的史蹟，以及香山義民馬南寶毀家紓難的遺事，遂謂淺灣即當年帝舟棲泊的淺灣，永福社原為端宗的行宮或疑陵。其說雖謂文獻無徵，然而詩人在經歷了辛亥之際清朝覆亡的變革之後，又感受到日寇侵陵，中華民族面臨亡國滅種災難的威脅，所注重者在於借古人的酒杯，澆胸中的塊壘。從詩中“鄉人立社，蓋不勝故國禾黍之感。余避兵過此，慨然興懷。”“人間荊駝如夢今古同”數句，可以體味到這種心境。同年夏秋之間所作〈樓頭看月口占〉第一首：“藥裡繩段夢乍

醒，望洋何忍說零丁。誰教大好清宵月，復照珠江萬骨腥。”其時處於廣州淪陷前夕，日寇出動飛機數百架次，先後十多次進行狂轟濫炸，故下聯二句云云。不久，為逃避日寇鐵蹄蹂躪，遠近難民洶湧南來，輾轉由香山縣城石岐坐汽車至澳門，及赴香港，詩人遂作〈岐關車行〉，把目光投向抗戰中忍死逃難的災民，成為詩人集中描寫民生疾苦的少數詩篇之一，其風骨直追唐人新樂府。

張學華（1862-1951）字漢三，晚號闇齋。原籍江蘇丹徒，先世遊幕於粵，遂寄籍番禺。光緒十六年（1890）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檢討。歷官國史館協修、山西道監察御史、山東登州知府、濟南知府、濟東泰武臨道。宣統三年（1911）授江西提法使，以辛亥革命爆發，各省獨立，未抵任而返粵。辛亥後或寓港澳，或隱故里，杜門著述。為吳道鎔校補《廣東文徵》遺稿。輯明遺民行誼，繫以絕句，曰《采薇百詠》。復託黃冠自晦，從陳伯陶、溫肅、吳道鎔、丁仁長、汪兆鏞詩酒唱和，摭寫悲憤。溥儀被逐出宮後，約請遺老歲獻方物，累蒙“福”、“壽”字之賜。

闇齋平生六度至澳，其中抗戰時期兩度居澳達七年之久，抗戰勝利後始自澳返穗。在前清遺老中，與澳門因緣之深，僅次於汪兆鏞。闇齋同汪兆鏞一樣，辛亥後滿懷妖嬈深深的遺老情結。其〈己卯正月十三日，偕覺公蓮峰廟禮佛〉詩，為民國二十八年己卯（1939）正月十三日與汪兆鏞同至蓮峰廟為溥儀祝嘏而作，有句云：“凌晨訪招提，瓣香虔展禮。……稽首蓮臺前，神馳馬訾水。……願求法雨施，盡使兵塵洗。金石堅素心，風霜憐暮齒。”馬訾水為鴨綠江的古稱，喻溥儀“新京”長春。詩人虔誠地在佛像前禱祝，祈求法雨降祐的對象，一邊是在日寇卵翼下的偽滿洲國“皇帝”溥儀，一邊是飽受日寇鐵蹄蹂躪之苦的中華民族，矛盾和苦悶交織於心。三十三年甲申（1944），詩人復有〈十三日晨起，蓮峰寺禮佛〉之作，句云：“朔改節未改，盛會想重舉。……朝天夢已虛，野老心逾苦。祇此一瓣香，瞻禮肅琳宇。……空谷有同音，卻憶水雲侶。化鶴逾五年，流塵黯如許。咫尺邈山河，徘徊意悽楚。”這時的詩人，交織心中的矛盾和苦

悶有增無減。加上汪兆鏞去世已經五年，遺櫬停寄蓮峰廟附近的鏡湖山莊，使詩人有邈若山河之感，更增悽愴和悲楚。此外，在汪兆鏞去世的同一年，詩人作〈題姚栗若畫為盧吡仲〉，借為盧園主人盧吡仲題畫，抒寫對自穗流亡至澳，是年亦歿於澳門的名畫家姚禮修（栗若）的哀悼之情。首句云：“淋漓大幅似荊關，不寫江南一片山。”可見詩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淪入敵手的祖國大好河山。

吳道鎔（1853-1936）字玉臣，號用晦，晚號澹庵。原籍浙江會稽，先世商於粵，遂寄籍番禺。光緒六年（1880）進士，選庶吉士，散館授編修。不願入仕，歸粵講學。歷主潮州韓山、金山，惠州豐湖，三水肄江，廣州應元諸書院。光緒三十年（1904），任廣東高等學堂監督。繼任學部諮議官、廣東學務公所議長。辛亥後曾避地港澳，旋返廣州城南故居，潛心著述，杜門不出者二十年。任《番禺縣續志》總纂。輯《廣東文徵》二百四十卷，並撰《廣東文徵作者考》以便瀏覽，未竟部分由張學華踵成之，有功於鄉邦文獻至鉅。歿後門人陳善伯彙其詩文，纂錄成帙，張學華為之編校，汪兆鏞作序，曰《澹庵文存》、《澹庵詩存》，另有《明史樂府》等。

澹庵平生曾兩度赴澳。第二度赴澳在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曾偕汪兆鏞、張學華過普濟禪院，偕汪兆鏞、梁慶桂、金滋軒遊馬蛟石。是年汪兆鏞在南灣山麓發現一處泉穴，味清而甘，不溢不涸，虛沖自守，有君子之德，名曰“君子泉”，題詩索和。澹庵為作〈覺公在南灣山麓得泉甚清美，號曰君子泉，以詩索和〉，第一首云：“一勺清涼塊壘澆，淡交情味此中饒。憐他自抱涓涓潔，不逐珠江日夜潮。”蓋以君子泉為自身人格及與汪氏等交誼的寫照。詩人在民國九年庚申（1920）首次赴澳後，林鶴年（樸山）曾約其來澳居住，答應助其編輯《廣東文徵》。此次至澳，樸山去世已經一年，其〈過林樸山故居〉：“文獻商量地，今朝僭痛過。平生餘涕淚，之子邈山河。聚苦飄萍少，編看束筍多。衰年逢世難，夙約總蹉跎。”正寄其山陽之感，鄰笛之悲。

教師在民國時代澳門詩詞的作者中佔頗大的比

例。這些中國詩人無論是民國初年即生活在澳門，抑或是20-30年代始避地至澳，以教師為業者頗不乏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20年代初期出現了以教師為主體的詩人團體雪社。其主要成員大多以“雪”為字號，復以教書育人為職志，思想傾向一般比較進步，較諸陶社諸老更易接受新思想。如馮秋雪為佩文學校校長。其弟印雪曾在該校執教，後任河內中華學校校長。其妻趙連城號冰雪，與秋雪共同創辦佩文學校，後任廣東婦女傳藝所教務主任。梁彥明號臥雪，宣統元年（1909）至澳創辦崇實學校，任校長，1920年與劉雅覺神甫、馮秋雪、劉君卉等創辦澳門中華教育會，20年代中期起為該會主要負責人。劉君卉號抱雪，民國初年在澳創設智渡學校。黃沛功任澳門翰華學校校長。周佩賢，號宇雪。其中主要的當推馮秋雪和梁彥明。

馮秋雪（1892-1969）名平，號西谷，廣東南海人。少時就讀於陳子褒創辦的澳門灌根學塾。在澳加入同盟會，投身辛亥革命和討袁鬥爭。後在澳從事文化教育事業，除創辦佩文學校外，還與友人合辦南華印字館，出版《詩聲月刊》，為雪社主要負責人。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受楊匏安等委託，利用佩文學校和印字館進行革命活動，曾被澳葡當局逮捕，經謝英伯營救獲釋。抗戰初期，任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駐港辦事處主任。香港淪陷後，避居廣西桂林、昭平等地。建國後任廣州市文史研究館館員，在穗病逝。著有《宋詞緒》、《金詩絕句選》、《金英館詞》、《甲申夏詞》、《秋音甲稿》、《乙稿》及《水珮風裳集》等。

秋雪和雪社諸子在20年代的詩篇，多觸詠唱酬、對景聯吟之作，描寫澳中的佳山勝水，以及恬靜閒適的生活感受，詩題如“西灣遇雨”、“樂園看月”、“娛園賞菊”、“南灣步月”等皆屬此類。又如皆作於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的〈晚步南灣，見天際朱霞紅入水中，水天皆作玫瑰色，艷麗無對，佩賢、連城囑余以詩寫之〉：“晚霞澹澹好于羅，一抹蒼山水不波。絕似美人春睡重，枕痕紅艷入修蛾。”〈夏雨初霽，偕佩賢、連城晚步西灣作〉：“江風澹澹雨嗒嗒，小立堤陰意若何？照眼湖山新睡意，鏡中眉黛似愁多。”其閒適情調宛

如桃花源中人，而詩中的所謂“愁”，則宛如稼軒詞所謂“少年不識愁滋味，為賦新詩強說愁”，使人難以想象辛亥革命前後的詩人，曾是一位壯志凌霄、豪情激盪的熱血青年。

進入30年代，隨日寇侵華的妖氛日熾，國家民族處於危難之中，詩人胸中的熱血又重新沸騰起來，在參加抗日救國活動的同時，其詩篇亦重新出現風雲奇氣。大約作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的〈初春歸澳示印雪〉結聯：“且乾家國淚，來對淺春紅。”〈秋宵濠江友人招飲妓席上作，用印雪〈還劍湖月下〉韻〉：“月弛星張似有聲，倭氛蜚氣吹何盈。感時未必花能淚，驅悶徒知酒亦兵。散漫雲生蒼狗態，流離意愴古今情。一身萬累嗟何及，家國思量欲忘生。”詩人此時已人到中年，雖自矢以身許國，而壯志未酬，年華虛擲，感慨與苦悶交集胸中，在本為尋歡作樂之場的妓席，卻吟出抒寫悲憤哀愁的詩篇，其格調則類似稼軒詞〈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梁彥明（1885-1942）字哲士，號臥雪、天臺山人，廣東新會人。早歲畢業於南海師範學堂及兩廣優級師範學堂。宣統初至澳創辦崇實學校，旋加入同盟會，為澳門分會骨幹。辛亥後參加過討袁、抵制日貨和“五·四”運動。20年代參與創辦澳門中華教育會和雪社，並任國民黨澳門支部常務委員。抗戰時期，致力於抗日救亡運動，成為中堅，拒絕敵偽勸降。民國三十一年（1942），在澳門龍嵩街遭暗殺殉難。抗戰勝利，門人郭輝堂等輯刊其詩作及紀念文字曰《梁彥明烈士紀念集》。

《紀念集》中，中山麥孔檀稱譽其才學素性：“白傅才高，右軍墨妙。言詩則遙宗李杜，論道則近侂程朱。倘遇貧寒，乞鄰猶與。若談風月，終夜不倦。斯又為朋儕所同欽，澳僑所共羨也。”門人謝永先述其志節行事：“自瀋陽事變，公知國難亟，而外患深。迨盧溝烽火，敵焰益張。……乃糾合同志，為積極救國運動。舉凡國債之勸募，抗戰之宣傳，與夫組織慰勞受傷士兵，集款撫恤陣亡戰士。達難者與以指導，飄泊者與以維持。呼號奔走，力竭聲嘶。更復秘密敵偽行動，密告抗戰當局。鞠躬盡瘁，靡計晨昏，而敵寇嫉之矣。其始

也，施以利誘。其繼也，施以威迫。友輩咸為公危，而公以堅貞凜然之氣，泰然無懼，……遂其許國之志。”

哲士為民國時代澳門傑出的愛國者，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其詩篇往往體現出奔湧如潮的愛國熱忱和高雅清逸的詩心的完美結合，從20年代後期起，到他以身殉國前夕皆始終如一。作於20年代後期的〈江樓晚望〉第三首：“海上窮居閱歲年，納涼閒倚曲闌前。登樓漂泊悲王粲，報國勳名愧謝玄。十字門斜潮滾滾，三巴路杳草芊芊。地淪甌脫添惆悵，悽絕胡笳薄暮天。”第四首：“中流放眼思綿綿，互市誰先我舛鞭。帆楫參差隨水活，魚蝦陸續上江鮮。航程漠視開山祖，界務空爭領海權。誤國幾人嗤肉食，六州鑄錯慨籌邊。”即將江樓晚望中美不勝收的景色寫入吟箋，又抒寫了自己在澳門多年的生活感受和發自內心的愛國情懷。尤其在第四首中，詩人回顧澳門的歷史指出，是中國居民首先來到這片土地上互市貿易，捕撈魚蝦。當年連陸地都在中國版籍，其後葡萄牙當局卻強佔陸地，又爭領海，居然漠視早已屹立在這片中國領土上庇祐往來澳門港口的千帆萬桅、作為澳門歷史見證的媽祖閣。令人不由痛責當年明朝官吏的受賄庇縱，昏庸誤國。大約作於同時的〈夏雨暴作偕宇雪、秋雪夜遊西灣〉下半首云：“乾坤整頓待何日？匹夫有責愆投閒。濠江涸跡將廿載，歲月蹉跎鬢漸斑。蒼生苦海陷溺深，狂瀾力挽扶婆心。社會混濁有如風雨惡，浪捲波翻起蛟鱷。弱肉強食說天演，螳螂捕蟬飽黃雀。我生不辰拚與戰，安能坐視任侵略。吾懷如此人亦然，相期努力勵併肩。”借雷雨抒寫愛國激情，絕不類桃花源中人語。

從30年代起到40年代初，詩人的愛國激情有增無減。〈舟行晚望〉句云：“連楫空懷祖刺史，樓船誰是晉將軍？”蓋愴懷國事而發。〈丁丑除夕·次王惺岸先生韻〉結聯：“明朝國運隨時轉，狂寇無難一鼓膺。”而〈戊寅除夕次均奉酬〉句云：“倭氛今夕期消弭，魑魅明朝祝遁藏。廷議和戎懲晉宋，市居棲隱愧由光。”則針對當時國民黨內部的投降妥協言行而發。在他殉國的前一年，參加清遊會諸子的雅集，有句云：“劫餘隔岸無燈火，亂

後江鄉剝斷臂。翹首西瞻還北顧，寇氛殊惡待懲膚。”（〈八月初八夜與清遊會諸子同登西望洋山〉）詩人在清遊雅集之中，從西望洋山西望，見到隔岸灣仔、銀坑一帶慘遭日寇燒殺擄掠後的殘破景象，胸中又燃起怒火，決心與狂寇血戰到底，終於用鮮血和生命實踐了自己的誓言。

從民國初年開始，至祖國大陸解放前夕，不斷有內地的文化人因戰亂而避地澳門或至澳遊歷，這種情形，在抗戰時期達到頂峰，連由陳樹人、高奇峰發起的清遊會，也在廣州淪陷後遷至澳門。這些避地澳門或至澳遊歷的內地文化人，包括鄭天健、鄧爾雅、王定緯、黃節、李履庵、鮑少游、楊鐵夫、傅敦、陳洵、陳寂、陳善伯、李仙根、黎廷榮、錢寶鈺、李供林、鄭哲園、佟少弼、金曾澄、黃居素和商衍鑒諸名輩，他們所作詩詞多愴懷國事，感慨身世，既為衰世之悲歌，復為愛國情懷之寄托。茲以王定緯和鄭哲園為例。

王定緯字惺岸，廣東番禺人。清末諸生。性耽吟詠。20年代初自廣州避地澳門，其後每逢除夕，必賦詩言志。於國運盛衰，人事興替，民生疾苦，莫不縮寫入詩，歷時二十載。往往一篇賦就，騰載報端，酬答之作，連篇累牘。唱酬之盛，為濠鏡詩壇所未有，時人稱之為王除夕。梁彥明慫恿付梓，並為作序，曰《除夕集》。另有《韻陀山館詩集》。抗戰期間，與寓澳清遊會諸子亦有唱酬。70年代在澳去世。

惺岸赴澳年餘，於民國十年辛酉除夕（1922年1月27日）作〈辛酉除夕〉詩，為奉答廣州友人的和作，復作〈兌芻次前韻寄示，積戶悶坐，因復次韻自遣，並寄廣州諸友〉，第二首云：“鼎鼎年華去不回，窮途易迫壯心灰。營巢似燕家無定，當戶有花春又開。已分乘桴吾道廢，何當斫地歌聲哀。傷心今日寧惟我，如鯽名流渡海來。”不獨自傷飄泊，且復傷其同類。到了抗戰時期，詩人所憂更不獨為自己 and 同類之身世，而注重於國家民族之命運。作於民國二十六年丁丑除夕（1938年1月30日）的〈丁丑除夕〉句云：“忍見土焦漫赤縣，何堪瓦解賦金陵！凝燭殘淚心猶在，花弄微陽笑可憎。”這首詩，作於日軍侵佔南京進行大屠殺的一個多月

後，這次大屠殺引起中國人的極大震動和憤慨。詩人借蠟燭燒殘，祇凝燭淚，而燭心未盡，喻自己雖飽經憂患，憂國憂民之心猶在。並謂由於滿懷愁緒，見到花兒在微弱的陽光下輕曳作態，並不覺得可愛，反而覺得可憎。其憂傷罔極，已非文字所能形容。

這種憂國傷時的情懷，在澳門、香港和祖國內地的詩人中引起強烈的共鳴。故此詩一經刊載，唱和之篇，韻經六疊，時越三句，惺岸自謂：“……作者三十人，唱詩八十首。濠鏡酬唱，向無斯盛。……避地梁鴻，賦〈五噫〉而寄慨。懷人元亮，歎八表之同昏。古調蒼涼，天涯落莫。知稀和寡，固其宜矣。何期蘭亭未會，高詠能致群賢。白社雖空，投名尚多詩客。是可知氣類之孚，無間乎親疏。文章之妙，直契乎神明。”故其酬答詩句云：“聲氣固知同始應，文章莫道遠偏憎。鏡濠酬唱斯為盛，群仰光芒萬丈騰。”（〈賦謝覺民、耀雲、穀胎、仲球、彥明……秉衡諸吟長，仍次除夕韻並引〉）唱和者中，不乏避地澳門的文化界知名之士。他們同切身世之感，家國之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值國家民族命運處於危難之際，以詩人除夕之什為發端，開此濠鏡詩壇之一代盛事，正所謂“哀怨起騷人”也。

鄭哲園（1883-1960）號五峰山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早歲在廣州創辦《仁言報》。陳炯明主粵政，聘任省政府秘書長。以政見不合，旋即引退。執教於廣東法政大學、中山大學。後返鄉結廬，曰海天書屋，講授國學，終身不復仕。弱冠即以詩名，有《五峰山房詩集》。哲園於抗戰時期避地澳門。其〈澳中度日〉詩云：“久客驚心歲序遷，星移物換欲呼天。三生莫問人間世，九死欲瞻劫後身。鐵鑄不堪談楚炬，石言猶解從秦鞭。願招十萬戇龍降，長繞靈根護木棉。”這首詩作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秋詩人至澳門之時。其時國民黨政府以“焦土抗戰”為名，令軍隊火燒長沙，人民損失慘重，故腹聯“楚炬”云云。同時日寇飛機頻頻轟炸廣州，省城危在旦夕，令詩人不能不為嶺南鄉邦之地的命運擔憂。同年除夕日（1939年2月18日），詩人作〈蠟盡登松山〉（又名〈登松山痛

哭》)：“踟躕地我何歸？披髮行吟賦式微。書劍已傷文武盡，衣冠彌覺去來非。佯狂北市心誰識？慟哭西臺志竟違。歲暮登高余獨苦，松山徒有淚霑衣。”詩人痛感於國家民族的命運危在旦夕，亡國滅種的慘禍逼在眉睫而自己避地澳門，不能做宋遺民謝翱之慟哭西臺，祇好在除夕日登臨松山，讓憂國傷時之淚盡情流瀉，以滌愁腸。

由於本書作品的選擇以時代為限，在抗戰時期留下詩作的當代澳門最有影響的實業家之一、現任澳門中華總商會會長的馬萬祺先生，和中山詩社社員郭浩如先生，成為載入本卷的民國時代澳門詩詞中兩位至今仍然健在的作者。

此外，在民國時代澳門詩詞的作者中，繼晚清時代的羅慧卿之後，出現了雪社社員趙連城、周佩賢和當代嶺南傑出的學者冼玉清三位女詩人。她們或出生於澳門，或曾就讀於澳門，或多年生活於澳門，皆與澳門有很深的因緣。這三位女詩人的出現，成為民國時代澳門詩詞較諸前代有很大發展的標誌之一。

作品內容

在瞭解民國時代澳門詩詞的作者及其所處時代之後，我們進而探討這些作品的豐富歷史文化內涵。

其一，這些作品從不同角度反映了辛亥革命前夕和整個民國時代在祖國內地和澳門本地發生的歷史事件。

濬海事件。光緒三十四年（1908），澳葡當局開始疏濬澳門與香山縣灣仔之間的濠江海面。凡濬過之處，皆設浮標，表示該水段為其佔領。宣統三年（1911），更與英商訂立委託，疏濬由仔以北海面。由於香山士紳百姓的強烈反對，及廣東地方當局的交涉，疏濬工程被迫停止。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第三十八首詠其事云：“潮流淤淺礙行船，新法機輪利濬宣。楚漢鴻溝紛建議，深心誰識《海王》篇？”“海王”為《管子》篇名，論藉漁鹽之利而富國稱王。詩人意謂古人言負海之利，而王其業。當此內憂外患交至之秋，外侮日亟，負海

之利，反蹙其國，故有“深心誰識海王篇”之歎。

辛亥革命。戴鴻惠〈遊濠鏡馬交石，和麥君澗泉原韻〉約作於辛亥年季冬（1912年初），其第三首云：“陀城別卻異鄉來，萬種愁懷撥不開。底事旋螺山上路，教人一步一徘徊。”辛亥之變，羊城人士多避地濠鏡或香海。其時詩人正因辛亥之變避地濠鏡。大約作於同時的〈臘杪思歸〉上半：“記從珠海竄遊身，驛路觀梅歲歲親。黃葉半途千里客，紅塵一夢兩朝人。”詩人身歷易代之際的亂離，一夢醒來，已成勝國遺老，回首前塵，恍如隔世。故詩中“萬種愁懷”、“一步一徘徊”之語，皆非泛泛而言也。

陳卓平〈贈林謙甫同志〉則追憶辛亥九月十五日（1911年11月5日）的香山前山城起義：“辛亥濠江集，群雄奮請纓。黃龍期共飲，白馬喜同盟。落日班聲動，秋風劍氣橫。九月十五晚，舉義前山城。卅年重握手，兩個老蒼生。”林壽華等〈辛亥革命香山起義回憶〉：“澳門富商陳芳之孫陳永安，當時亦加入同盟會，……在十五日這天，準備起義的新軍官佐均聚集在黃茅斜的祖居石室內開秘密會議。到了傍晚，就在前山各處一聲暗號，遍樹白旗。新軍高級長官某見勢不佳，立即向前山的城牆跳下，拚命向澳門方面逃去。擾攘不久，秩序回復，兵不血刃，前山就反正了。”可為此詩注腳。

護國運動。即反對袁世凱帝制的運動。廣東為護國運動發生的重要地區之一。民國二年（1913），袁世凱陰謀恢復帝制。廣東都督陳炯明宣佈廣東獨立，與袁世凱政府脫離關係。袁世凱任命龍濟光為廣東都督，強行解散省議會，迫害簽名助陳各議員。香山東鎮議會總董楊彤英、議長黃頴因通電聲討袁世凱，袁密令龍濟光拘捕，楊彤英避地澳門，免遭毒手。其〈澳門志感〉等詩即寫於避地澳門之時。該詩句云：“車駁關開分夷夏，地比珠崖久棄捐。化外經營成兔窟，天涯淪落悵蠻煙。”三年（1914），熊英協助策動高雷兩陽四邑討伐龍濟光。同年秋，討龍失敗，熊亦避地澳門。其〈立秋〉詩上半：“高梧忽復傳寒意，攬景蒼茫惹客愁。信是人間有搖落，知非吾土強淹留。”即

寫其落泊羈愁。

護法運動。民國六年丁巳（1911）夏張勳復辟時，孫中山即號召護法。北洋軍閥段祺瑞重任北京政府國務總理，拒絕恢復《臨時約法》和國會。孫中山以維護《臨時約法》為號召，率海軍自滬赴穗，聯合西南滇桂軍閥，召開國會非常會議，成立護法軍政府，推舉孫中山為大元帥。熊英於是年任大元帥府秘書，參加護法運動。七年戊午（1918）夏，孫中山因受西南軍閥排擠，辭大元帥職，由穗赴滬。護法運動失敗。熊英再度避地澳門。同年冬，逢四十壽辰，病中作〈四十生朝〉，第二首下半：“翹首群賢當此日，嘔心謀國欲回天。平生出處從同意，師友知深解獨憐。”抒寫對師友的懷念，尤其對忠心謀國的護法群賢深表景仰之情。

軍閥混戰。民國初年，粵中各派系軍閥爭相迭起，戰事不斷發生。民國五年丙辰（1916）北京政府任命龍濟光為兩廣督辦，反對龍濟光的滇桂軍直逼廣州，與龍濟光軍在米埠、洋塘對擊。龍濟光軍艦列於白鵝潭，砲聲隆隆，全城震動，時逾一月，居民紛紛逃避。何鍾瀛〈憶昔四首〉第一首：“憶昔在芳村，轟然大聲起。如霆復如雨，晝夜不停止。富者逃港澳，貧者拚一死。眾生何勞勞，不外爭地址。”即詠其事。芳村地臨白鵝潭，故受戰火波及。九年庚申（1920），陳炯明率粵軍回師廣州，驅逐桂系莫榮新軍，戰於東山。莫去粵後，冼玉清至東山觀戰後狀況，有感而作〈東山姥〉，其詩慨歎：“天地為愁日色暮，血腥雲殢風蕭索。我來為弔今戰場，頽垣敗瓦勞腰腳。飛鷺不下縈煙空，犬吠雞鳴皆寂寞。忽聞巷曲哽咽聲，近門有姥啼珠落。問姥何苦已幸存，當危偏敢孤身託？姥言世亂命如草，寧似貴人身足寶？倘知飄泊喪亂餘，恨不十年身死早。憶昔年豐屋潤時，撫媳弄孫人事好。八年新國五兵烽，轉涉家家憐潦倒。避地初時住鏡湖，武陵世外足清娛。阿兒日夜縱遊冶，豪呼一擲傾鎔銖。敗亡已分溝中瘠，無端疾鬼更相圖。阿兒死去媳婦嫁，小孫念母常號呼。隨翁茹泣返鄉里，……亞翁慘怛魂消沮，……驚魂未定又告警，委心一任膏刀俎。……”東山姥的悲慘遭遇，起因於民國初年粵中戰亂頻仍，加上避地澳門之後，其

子縱情嫖賭，以至破家亡身，累及父母妻兒。至庚申粵桂之役，其母已欲哭而淚，寧願死於鋒鏑之間，了此殘生。詩人之反戰情緒，蓋與杜甫、白居易為異代同調。

清朝遺老沈澤棠、吳道鎔、汪兆鏞等亦屢有詩詠及民國初年粵中的戰亂和流離之苦。如民國五年丙辰（1916），汪兆鏞作〈饑饉至澳匝月復返廣州賦簡〉：“頻年苦鋒鏑，嶺海多凋殘。蒼穹胡弗仁，民命若草菅。既非博浪椎，復異酸棗壇。蠻觸恣相爭，漂血川成丹。蓬累吾遠行，圖作流民看。”沈澤棠〈三遷澳門和憬吾〉則句云：“行勝慰貧廡，秉鉞嗟登壇。回念五羊城，鼙鼓摧心肝。末世民命賤，烽火兒戲看。……但期珠海潮，莫再興波瀾。瞻望越王臺，煙霧仍濛濛。”

廣州起義。王定緯作於民國十六年丁卯除夕（1928年1月28日）的〈丁夕除夕〉：“弟兄兒女各西東，劫後家山燼尚紅。火厄料隨丙丁盡，欲歸猶似鳥驚弓。（十一月十一日，廣州市焚殺之凶。）”是年農曆十一月十八日（12月11日），發生由張太雷、葉挺等領導的廣州起義。“家山燼尚紅”和“廣州有焚殺之災”，蓋指廣州起義及隨後國民黨軍隊的鎮壓，詩人時在澳門，得諸傳聞，故日期略有誤差。

抗日戰爭。抗日戰爭是民國時代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之一，對澳門的影響也是巨大的。早在民國二十年辛未（1931）日寇侵佔東北之初，國勢的危急已引起來澳中國詩人的關注。鮑少游〈白鴿巢公園遠眺〉句云：“指點燕雲烽火急，搜奇山水畫中評。”燕雲即指“9.18”事變後被侵佔的東北三省。〈馬郊旅宿不寐題〈故鄉歸思圖〉〉第一首句云：“故園風正急，廢戰亦何曾？”時值京滬組織廢止內戰大會。廢止內戰纔能一致抗日，其時江西“剿共”軍事正亟，故令詩人有“廢戰亦何曾”之歎。第二首復有句云：“淒涼黃帝裔，醉夢可堪驚？”皆可視為抗戰時期澳門詩中抒寫愛國情懷詩篇的先聲。

全面抗戰爆發以後，初期形勢對中國十分不利，日寇長驅直入，很快侵佔大半個中國。大量難民洶湧南逃，澳門成為當時中國難民最集中的地方

之一。汪兆鏞的〈岐關車行〉便描寫當年難民南來的慘狀：“西法汽輪通嶺岬，濠鏡雷轉驚飛沙。風聲鶴唳尤紛拏，車中黃童白叟兼稚娃。駢首蠕動如穴蛇，蹲伏更苦若井蛙。近自廣南鄉邑接小艇，遠或鄂渚湘水贛江來荒遐，羸骨垢面髮鬢髻。困餓不得食，衝寒莫周遮，兒啼婦哭呼孃爺。問胡擾擾奔磨廬？為言達官擁蠹牙。戰略焦土摧枯槎，積骸成邱流血成川窪。賴茲軌線達海涯，……大地萬物皆空何有家，獨憐濟人區區岐關車。”除了陸路的岐關車之外，當年的南灣渡頭，則為乘船而至的難民登岸的地方。劉君卉〈渡頭晚步同秋雪〉句云：

“未知世外津何問，但見流水東不回。……煙雲烽燧遙難辨，日聽途人有述哀。”述哀的途人，便是乘船登岸的難民。除了乘船而至外，還有徒步而至的難民。民國二十八年己卯（1939）八月，中山邑境淪陷，邑民多徒步奔避澳門。鄭雨祥〈竹枝詞〉第一首：“走至黎明脚已辛，路程卅里計將辰。愛財顧命難停止，彳亍黃昏到澳濱。”即寫當時實情。至於難民到澳後的情形，第二首和第三首云：

“忙尋客店好安身，卸落仔肩抖擻神。安聽家鄉遭禍慘，全群痛哭淚霑巾。”“幸有財東恤難民，鏡湖開廣好行仁。兩餐一宿都能飽，解散還鄉更發銀。”澳門在當時本身極其困難的情況下，與祖國共同承擔戰爭造成的苦難，對難民的救助即為一例。

抗戰時期，流亡至澳的內地文化人激增。他們十分珍惜這個避秦的桃源。易麟閣〈官渡晚眺〉句云：“莫云福薄作啖人，午茗溫濃卯酒陳。……一越清流秦網密，青山六里自堪珍。”這些流亡至澳的文化人，通常的生計都十分艱難。馬復〈除夕〉詩：“瞠目此何世，窮冬依水涯。國中喧墮甌，髡腳錯羸絲。歌吹搖鄰壁，兵戈殉歲時。不才留命在，草草百年恩。”和〈西灣海望晚飲盧園呈座中諸公〉句云：“絕倒宣明相向面，誰知辛願缺常餐？咻存玄逝堪為客，得酒聞歌強自寬。莫錯稻粱明日計，荒陂寥落野鳬寒。”皆為寫實。他們自傷身世，愴懷國運，歌哭無端。李供林〈松山晚行〉句云：“相逢都是流亡客，愁聽枝頭杜宇聲。”即使在雅集宴飲之時，亦未能稍舒愁懷。鄭哲園〈新

春五日，聽松館主招諸志兄夜宴，紀之以詩〉上半：“生值燐龍亦醺鸞，春心錦瑟太無端。頓教絕島成詩國，彌遣孤鋒入藝壇。”

這些內地文化人雖然身處澳地，客愁與鄉思，尤其是那淪入敵手的鄉邦之地，卻時刻不能忘懷。鄭哲園〈僦居下環，日對故鄉山色，漫題於壁〉：“衣帶盈盈一葦航，僦居猶喜近吾鄉。山川日接愁人眼，空抱鄉心對夕陽。”李仙根《澳門雜詩》第一首句云：“樂土此堂堂，吾來怯近鄉。寄離仍故國，觸物感殊方。遠樹疑烽燧，歸禽亂夕陽。”和蔡語榭〈自松山遠眺唐家灣〉句云：“錦繡山河孰與京？摟衣每作不平鳴。……儘有崩仇三楚戶，得無復國二齊城？儒冠真誤平戎志，坐望鄉邦敵騎橫。”皆寫隔海遙望中山故鄉的土地所發的感慨。張樹棠〈祝英臺近·澳門重午〉下闕：“黯回溯，珠江當年繁華。龍舟闖旗鼓，風景都非，流光速炊黍。薰風知趁佳辰，天涯來伴。卻因甚，不吹愁去？”和陳洵〈漁家傲·澳門送秋，攜穀兒登新園〉句云：“夢裡關河憑訊雁，社餘日日催歸燕。……把酒西風誰與勸？登臨客恨逢多難。……傷心行路休回面。”則描寫他們對生長於斯的雲山珠水的縈念之情。

仍然留在內地的文化人，也沒有忘記這些寄居澳門的遊子。三水黃榮康，為民國間粵中飽學之士，廣州淪陷，歸里著書講學以終。他作於民國二十八年己卯（1939）的〈寄黎澤闔澳門，兼柬高劍父、張純初、凌巨川、李供林、張白英〉云：“亂離消息總難明，隔歲裁書寄未成。幾斛鮫珠亡國淚，三年馬角異鄉情。蓮鬚閣舊殘烽壞，木末亭孤落日傾。尚有神州沉不盡，與君磨劍斬長鯨。”又〈李供林與張純初、黎澤闔、高劍父、凌巨川、張白英澳門讌集，以詩轉港，子祥見寄，賦答一首〉句云：“風月淒涼逋客恨，江山搖落故園秋。……莫漫悲歌濠鏡畔，陸沉不盡古神州。”尚有二句和莫漫二句，於中華民族危難之際，仍抱定祖國不會滅亡的信念，和與敵人血戰到底的決心，以與澳門的知友相勉，可謂正大之言。正是這種建立於宏大器識之上的信念和決心，支持中華民族度過最危險的關頭，迎來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

解放戰爭。抗戰勝利後，避地至澳的難民和文化人大部分返回內地，但有部分尚來不及返回，見內地戰事又起，祇好繼續滯留澳門。中山繆揆一〈和平後擬歸計未果感賦〉：“兵塵歲歲黯江城，此日欣聞見漢旌。歷盡風波疑隔世，自堪冰炭倖餘生。眼前蒼狗應難測，夢裡黃河為底清？便擬移家賦歸去，奈何愁斷杜鵑聲！”既描寫了鄉邦光復的喜悅，又抒發了有家難歸的愁緒。解放戰爭勝利前夕，國民黨潰兵在中山縣境的石岐、前山等地擄掠騷擾為害地方，關閘以南的澳門卻闔境晏然，令當時寄居澳地的前清探花商衍鎰為之一歎，其〈澳門雜詩〉第十七首（“豈真一步限雷池，兩界居然判險夷。縱有雞鳴同狗盜，關門欲渡竟難欺。”）即詠其事。

其二，這些作品反映了當時澳門中國居民的生活、習俗和宗教文化。

澳門作為中國的領土，開埠以來，在歷史上的大多數時期，中國居民都佔澳門人口的絕大多數。民國時代由於內憂外患交迫，戰亂頻頻發生，移居澳門的內地居民不斷增加。這種情形，在詩人們的作品中亦得到反映。汪兆鏞作於民國六年丁巳（1917）的〈澳門雜詩·竹枝詞〉第三十九首：“界分南北混居廬，每閱殘碑想古初。異域於今成樂土，詩人〈碩鼠〉恨何如！（丁巳余寓蕉園，鄰人治地，掘得舊冢碑，刻‘嘉慶七年’，足證舊隸華界。而辛亥以來，僑居避地，絡繹不絕。）”詩人以蕉園圍本屬華界，因中國積弱，淪人異國統治。而辛亥以來，華人僑居避地者絡繹不絕，視為桃源樂土。聯想起《詩經·碩鼠》的詩句，不勝悵恨而為之一歎。

張學華作於民國初年的〈奉訊貽公、覺公澳居〉則句云：“歲寒松菊荒三徑，世外桃花各一津。……（時粵人避亂者以為樂土云。）”崔斯貫〈韻伯族子過訪澳門新居瀕去求詩〉亦云：“他年說流莠，族姓未應忘。（僑澳同鄉數千人。）”而作於民國二十六年丁丑（1937）的〈丁丑冬月，過濠鏡，與覺公同遊蓮峰、普濟諸禪院，並過盧氏園〉第三首句云：“永嘉又續流人錄，海外桃花尚有村。”以西晉末永嘉之亂後流寓江南的中原士族

及百姓，喻抗戰初期流寓澳門的內地人民。

抗戰時期流寓澳門的內地人民，頗多為流離失所的難民，雖經澳門各界的熱心救助，生計依然十分艱難。南海馮桂秋〈讀王惺岸先生〈戊寅除夕〉次韻奉和〉上半：“殘年猶是百忙身，卅載塵勞鏡海濱。困苦遭黎難卒歲，荒涼焦土不成春。”遭黎正指流亡至澳的難民。事實上，當時澳門本地居民的生計亦十分艱難。民國三十年辛巳（1941）冬，金曾澄作〈港戰有懷時客濠江〉，第三首句云：“千里孤帆聊作簡（由漁船渡港遞信索費至鉅），百年古木已為薪（荷蘭園古木千章，斲以為薪）。寸心莫慰飄零夢，粒食難療饑饉民。”時當香港淪陷前夕，澳門居民的生計，從詩中可見一斑。

澳門的中國居民長期保持源自內地的生活習俗。例如在香港早已被禁用的水井，多年來成為澳門一道特有的風景線。汪兆鏞〈澳門雜詠·竹枝詞〉第三首：“飲瓢喜有在山泉，傍海人家滿載船。更向門前題井字，可應解唱柳屯田？”澳地未有自來水以前，民居中或街頭的水井，與山泉水和由船艇運來的灣仔銀坑水，為居民的日常汲飲提供了方便。對此何鍾瀛〈澳門竹枝詞〉第一首亦有句云：“我來不管銀坑艇，暗數街邊井字牆。”至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夏，香港水荒，遠至上海載水，來濟民食。澳門賴有水井，災情較香港為輕。故崔斯貫〈滿庭芳·夏日夕佳樓即事〉詞句云：“留得殊鄉勝事，井泉改，寒淥濺濺。（香港乏水數月，而禁開井。幸澳地猶存吾俗。）”直至抗戰時期，水井仍在澳門居民的日常生活中發揮作用。如黎廷燦〈冬日過陳寂園青洲，周貫明、張純初、王惺岸、張谷雛、鄭哲園〉第二首句云：“深井飲泉探地肺（居人多用井水），老榕盤石出山筋。”

澳門中國居民的宗教文化，大體可分為民間信俗文化和佛道兩教文化，皆在澳門有殊深遠的影響。

關於民間信俗文化，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第一首：“笑煞江郎論徙戎，種多白黑與棕紅。中華民氣休輕視，三百年來守土風。”澳門的中國居民保持殊中華民族所特有的年節祭祀，以及婚喪嫁娶、日常生活等禮俗，而融入具有豐富內涵

的中國民間信俗文化，以此體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同時又懷挾高度的民族責任感，為祖國守衛神聖的領土澳門，數百年來，世代相承。在澳門淪於外族統治，中華民族災難深重的晚清時代和民國時代尤其是如此。而在民國時代，從中國詩人的作品中有明顯的軌跡可尋。

王定緯〈甲戌除夕與鄉人夜話〉寫送舊迎新之俗：“爆竹響漫天，令夕是何夕？夷地重華年，歡聲騰巷陌。博戲雜然陳，三日恣遊息。有客故鄉來，為我說羊石。羊石禁迎年，花市停貿易。書欲賣桃符，亦遭警吏斥。官府不憚煩，閭閻空怨嘖。自笑居蠻中，猶得奉夏曆。屬客更舉觴，談諧說伏臘。世事偏反而，臧否還問客。”澳地雖屬蠻中，猶能舉行歲時伏臘之祀，而不受內地官府的干涉，令詩人不勝感歎。

至於其它時節的祭祀活動，汪兆鏞的〈澳門雜詩·竹枝詞〉第二十五首和何鍾瀛〈澳門竹枝詞〉第七首皆寫舊曆正月十五元宵節的鄉儺。其中汪詩云：“海濱居然古意多，元正跳舞儺鄉儺。莫嫌假面猙獰甚，真相從來世所訶。”汪兆鏞同詩第二十七首和何鍾瀛同詩第三首則詠二月初二日在沙梨頭永福古社祝土神誕和三月二十三日在媽祖閣祝娘媽誕的情形。如汪詩云：“二月二日土神廟，三月廿三娘媽祠。簫鼓鳴春燈照夜，風光渾已忘居夷。”詩人從土神誕和娘媽誕夜間演戲酬神，簫鼓齊鳴燈火通明的場面中，感受到中國的傳統信俗已經深深扎根在這片淪於異國的土地上；澳門的中國居民，依然心向故父母之邦，從而發出“風光渾已忘居夷”的感嘆。汪兆鏞詩復有第二十九首詠端午節：“皮金翦紙作龍舟，鑼鼓喧闐夜未休。弔屈遺聞誰解得，勞民糜費果何求？（濱海潮急，端午未克為競渡之戲。每糊金紙作龍舟形，燃燭其中，數十人持之，交舞通衢。）”以及第三十三首詠七月十五中元節。

至於中秋節，馬復有〈中秋夜雜耕田夫澳門坐月〉：“日從田父問桑慙，旋旋潮痕踏岸莎。自詭人間亦多事，清暉如許故離家。”此外，錢寶齋〈西江月〉詞記蓮峰廟的春盡前社飲，原序曰：“春盡前日，獨訪蓮峰寺僧不遇。呼童入市沽酒。

適有飲社酒於寺，都不相識，歡牽雜坐，豪飲大嚼，不覺頹然。”其詞下闕云：“緣合主賓休問，乾坤風絮雲萍。晴山花樹暖如曛，老子那容獨醒？”從馬復的中秋夜雜耕田夫坐月，到錢寶齋的飲社酒者雜坐豪飲，不覺頹然，皆可見當年澳門的中國居民的時節禮俗，古風猶存。

中國佛教文化在澳門的傳播，可以追溯到明清時代。遞至民國時代，中國佛教在澳門，不僅能維持於不墮，且能有所發展。見諸澳門詩詞所詠的，既有高僧弘法，又有居士參禪。茲略舉數例如下。

劉翰棻約作於民國四年甲寅的〈綺寮怨·功德林〉詞序曰：“功德林澳門女道場也，創辦數年，規模嚴整。同學張孝廉玉濤居士主講席，徒侶勤謹好學，人多稱之，為拈此解。”上闕句云：“一室香煙輕裊，地黃緣布金。何人把、花散龍天？鳴悲鼓，聲咽訶林。……對圓鏡、直指迷途。說因果、色空禪理深。”張玉濤名壽波，廣東香山人，光緒舉人，早年與劉翰棻同為萬木草堂弟子，戊戌政變後出亡海外，曾任橫濱華僑大同學校校長。辛亥革命後回國，不久兒子夭逝，覺人生無常，焚修向佛，捨三巴仔街祖宅為功德林女道場，並主講席。劉翰棻詞即作於其時。晚年削髮為僧，法名觀本，為南華寺虛雲和尚首徒，時人目為今之澹歸，抗戰時期曾至澳門弘法。

抗戰時期至澳門弘法的另一位高僧為竺摩上人。竺摩上人為雁蕩山寺僧。王定緯〈竺摩上人南來濠鏡，說法於功德林，並印行《覺音月刊》，思有以度世，今忽歸雁蕩，賦此送之〉：“雁正南來錫北飛，相逢蕩上本同歸。蓮邦他日雖殊路，重見詩狂一笑微。”居士參禪之例，除上文所述汪兆鏞、張學華等前清遺老外，較突出者為鄭哲園和陳善伯。鄭哲園的不少詩篇，充滿禪悅的意味。如贈普濟禪院住持慧因上人詩云：“僧佔名山山佔僧，爐香長篆晚煙凝。西來大法憑擔荷，心印遙遙此一燈。”又〈往香江別澳中諸友〉：“親故毋勞問死生，山僧此去總無名。……芥挾須彌從孔出，藕牽菩薩入絲行。法華未歇終攜手，仙鶴橫江玉宇清。”幾乎皆以禪語出之。番禺陳善伯與澳門竹林寺開山祖師堅性和尚幼有夙緣，避地至澳時，堅性

已圓寂多年，遂作〈題堅性老和尚遺像〉以見因緣。第二首云：“紫竹林中見世尊，跡同杯渡啟山門。好從西士延年壽，更喜南宗有子孫。福海長流金粟地，心花齊發給孤園。兒時摩頂今題記，香火前因仔細論。”

其三，這些作品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澳門西洋居民的生活習俗、宗教文化以及西洋風物。

在西洋人的生活習俗方面，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第四首：“宛邱自昔詠婆婆，高會時時共踏歌。百萬羊鐙千斛酒，紅氍毹上美人多。”詠崗頂波樓俱樂部的舞會。第五首：“下九初三舊有期，登臺奏樂集華彝。荷蘭卜畫南灣夜，按譜嗷嘈聽鼓師。”詠新荷蘭園和南灣公園的音樂會。第十五首：“女郎齊送七香車，新婦帶紗曳地斜。簽約諷經肫摯甚，豈容浪說自由花。”則詠西洋人的婚禮，清代澳門詩稱之為交印。詩人生當清末民初社會變動急遽之際，傳統的婚姻觀念受到巨大的衝擊，自由戀愛婚姻自主之說自西方傳入，因見西洋人的婚禮莊重肫摯，遂發出“豈容浪說自由花”的感慨。

居澳西洋人長期保持信奉天主教的傳統。自清代以來，中國詩人關於天主教的吟詠頗多，民國時代亦不能例外。汪兆鏞〈澳門雜詩·雜詠〉第二十三首詠大廟和風信廟：“大廟最始建，歲首迎耶穌。前導十字架，僧徒持咒珠。蕃婦祈風信，亦如祠浮屠。鯨鐘響濤谿，流聲播海隅。神道以設教，華彝甯或殊？”詩人將番婦祈風信，類比中國人禮佛祈福，並將這些西洋天主教徒的宗教活動，歸之於神道設教，認為在這一點上西方與中國沒有甚麼兩樣。這實際上亦是帶狹中國文化的眼光來看待代表西方文化的天主教。此外，〈澳門雜詩·竹枝詞〉第二十六首：“獻歲遊人每塞途，燭銀草錦拜耶穌。最佳風信堂前過，伏地喃喃有麗姝。”詠西曆新年之始，奉耶穌像出遊。第十四首：“葡婦披緇似翼舒，入堂禮拜挾蕃書。炎涼不改花毡舊，持較時裝恐不如。”則詠西洋修女。第十六首：“威容最是法王尊，衢路人知駕駟轅。一旦遷神歌薤露，黑紗素燭集諸蕃。”詠民國七年戊午（1918）逝世的澳門主教若安（鮑理諾，D. João Paulino de

Azevedo E. Castro）的葬禮。第十八首：“成佛生天事渺茫，可憐迷信自徬徨。但聽蕃寺鐘聲聞，知有豪門上北邙。”則詠華洋教徒之豪富者的葬禮。

澳門中國居民的一部分，由於受西方文化的影響或得教會的幫助而信奉天主教。鶴山易麟閣於抗戰時期避地澳門，由於得教會之助，以葬亡妻，心中感激，頗有皈依天主之意。其〈耶誕觀記〉句云：“瀝餘冬至酒，嘉祀喜相承。……末學低頭拜，翹思祝漢興。”詩人參加聖誕節的祀禮，所念念不忘的仍然是華夏復興，重見太平。此亦應為當時澳門華人教徒的共同願望。

受近代西方文化的影響而出現的西洋風物，在晚清時代開始大量出現於澳門，至民國時代乃呈方興未艾之勢。中國詩人對此亦頗予關注。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第十二首：“飈輪電轂走輕車，人面桃花一瞥餘。最好松間明月照，乘風飛渡若凌虛。（近有摩托車疾走如風，於月夜行海岸萬綠叢中最勝。）”在晚清南海女詩人羅慧卿作〈荷蘭園看葡童煒單車〉詩的十年後，澳門街頭出現了風馳電掣的摩托車。而從汪詩“人面桃花一瞥餘”，“乘風飛渡若凌虛”及“於月夜行海岸萬綠叢中”數句來看，與其說詩人的感受得諸傳聞，不如說得諸乘車的實際體驗。

體育場和公園為西方近代城市必不可少的公共設施，晚清時代亦出現於澳門。汪兆鏞〈澳門雜詩·雜詠〉第二十一首句云：“此地開廣場，草色春氤氳。蹴鞠亦古法，體育舒勞筋。樹的相督校，汗走猶欣欣。”詠荷蘭園附近的塔石球場。當時南灣公園、新荷蘭園及兵頭花園皆為向公眾開放的近代型公園，汪兆鏞同上詩皆有詠及，如第十三首詠南灣公園句云：“路盡啟園林，奇卉紛芳敷。清樾以蔭暍，迺出碧眼胡。翳薨與雉兔，古義我歎吁。”其時中國內地的園林，多為達官貴人、富商大賈的私產。南灣公園則類似近代歐洲的國家公園，為公眾提供遊玩憩息之所，無論官紳士庶皆可前往。詩人暢遊其間，深慨上古周文王園囿，與砍柴割草打雉雞獵野兔的庶民共之；周武王以清樾蔭暍人，左擁而右扇。這種在中夏失去已久的古義，居然在由碧眼胡人（葡人）營造的南灣公園得到體現，遂有

“禮失求諸野”之歎。

此外，汪氏〈澳門雜詩·雜詠〉第十六首詠議事亭：“提調郡縣丞，前代有故衙。壤畔敦古處，荒圯奔塵塵。尚餘議事亭，崇敞飛檐牙。從來鄉校法，亦不廢邊遐。權衡孰持平，愧矣吾中華。”這首詩與詠澳官公廨的第十七首都是帶挾中國文化的眼光來看待西方事物，借吟詠西洋風物制度來反省中國政治。詩人從明清兩代設在澳門的中國官署皆荒圯湮沒，而西洋人用以設立頭人、評議政事的議事亭則巍然獨存，以之類比古代的鄉校，謂鄉校之法在中國早已蕩然無存，以致政治敗壞，百弊叢生，從而發出“愧矣吾中華”的感慨。第十七首詩末則謂：“回首慨宗邦，鋒銛各恣肆。中外與古今，豈有殊治理？”

其四，這些作品反映了當時澳門的工業、教育、醫藥衛生以及娼妓、賭博等特殊行業。

關於民國初年澳門的民族工業，楊彤英有〈妹婿容穆堂君織襪廠銷路極暢，問余修正規則，併索題句，口占四律贈之〉。第一首云：“讀罷儒書記考工，藝成名譽遍寰中。治家有訓師顏氏，款客多情傲孔融。肅肅教科如皦日，莘莘學子坐春風。夜寒篝火深明處，愛惜分陰雅意同。”容氏織襪廠為民國初年在澳門開設的一家頗具規模的民族工業企業。廠中規制嚴整，井然有序，所用多女工，由容氏親自督責，傳授技藝。其妻妾與兒媳亦和女工、學徒一同勞作學藝。從詩中所詠約略可知，容母生前喪夫守節，對襪廠創辦頗著勞績。穆堂秉承先志，拓展實業，直至抗戰時期，仍有手巾廠之經營。

民國時代的澳門教育，已從晚清時代的中國民間傳統教育與近代西式教育並存，轉變為以近代西式教育為主。然而在民國初年，中國民間傳統教育仍有較大的影響。汪兆鏞〈澳門雜詩·雜詠〉第十九首詠學塾：“學僮禁讀經，中土新建議。此邦老塾師，猶不替學棄。彈丸一海區，黌校已鱗次。雅頌聲琅琅，到耳良快意。禮失求諸野，宗風儻未墜。（澳中華人學塾，於西文、算術外，仍以四子書、五經課學生。西洋學堂亦翻譯《論》、《孟》為課本。）”從詩中可知，澳中華人學塾並不理會

內地禁止讀經的規定，但其教學內容已部分採用西學。而西洋學堂則翻譯經書為課本，反映了在教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以及舊式民間教育向西式教育的過渡。此外，陳卓平〈濠鏡講學〉、〈南旋後暑假滿回澳上課〉和羅濂〈遷席澳門南灣〉皆描寫民國初年他們在澳門從事教育的經歷。

抗戰時期，廣州有數家中學遷至澳門。其中東山培正中學於民國二十七年戊寅（1938）秋遷至澳門娛園（即盧園），二十八年己卯（1939）春，隨校遷澳的該校教師吳笑生作〈娛園春詠〉長詩，其下半云：“西園擁翠圖書館，古柏蒼蒼貌亦奇。梅子依稀林外結，游絲飄蕩逗薔薇。……夜來露重芭蕉淚，夢入東山枉冥思。月上黃槐顧影瘦，蟲鳴唧唧惹傷悲。娛園雖好盧家宅，孰若羊城舊宇時。”原廣州知用中學於二十八年己卯遷至澳門青洲。三十年辛巳（1941），名畫家張谷雛與馮湘碧合作〈青洲圖〉，遍徵名流題詠，以贈知用中學校長張瑞榕。張逸〈題青洲圖〉句云：“綠雲深處讀書堂，堂外澄湖碾鑑光。……春風滿座新桃李，古木盤根老雪霜。”和黎廷榮〈冬日過陳寂園青洲，……〉上半：“拔地孤峰挺不群，青洲寒翠接寒曛。書城客子專丘壑，澤園詩心半水雲。”皆描寫當時青洲的知用中學。

民國初年澳門的醫藥衛生和環境衛生，較諸內地城市尤為進步，汪兆鏞對此感受頗深。〈澳門雜詩·雜詠〉第二十首：“三山多靈草，海上傳仙方。僑萌重樞素，自愛土物良。廣夏延醫師，藥石噓羸尪。餘力博施濟，振恤周遐荒。溫謂他人昆，我獨敬梓桑。”吟詠在清末由澳門華商釀資公立的鏡湖醫院，及其所經營的慈善事業。至於當年澳門的環境衛生，〈澳門雜詩·竹枝詞〉第八首云：“綠樹濃陰繞屋廬，朝朝畚鍤灑清渠。桃燈不復聞蟲市，清夜攤書樂有餘。”

如本書晚清卷導言所云，澳門的娼妓、賭博等特殊行業由來已久。然而在民國時代，並不因邦國多難而衰落。上文所引冼玉清詩中東山姥之子避地至澳後狂嫖濫賭，以致破家亡身，即為一例。其它詩篇詠及妓館或歌樓舞榭者，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第三十三首：“榕葉垂門花作燈，綺羅香

映月波澄。天孫妒煞鴛鴦侶，巧氣青樓恐未磨。（七夕妓館張燈懸絲〔綵〕，遊人如織。）”詠妓館在七夕乞巧時的佈置。陳善伯〈戊寅有感雜詠〉第三十二首：“漢家土地半腥膻，得保餘生事可憐。國破家亡渾不管，羽衣猶自舞蹁跹。”第三十六首：“香車脂轄簇南環，羣展翩翩意態閒。多少酒旗歌板處，石人猶望葦砧還。”皆寫抗戰初期澳中歌樓舞榭縱情遊冶的場面。最為沉痛的是第三十六首下聯二句，謂流亡至澳挾携子弟在澳中日夜縱酒作樂，他們在內地忍受生離死別和苦海煎熬的妻兒，卻在日夜盼望他們歸來。

至於賭博一行，何鍾瀛〈壕鏡雜感〉第三首：“分投雜餉各爭權，去去來來未改弦。劉毅呼盧輕百萬，坦之坐隱已三年。檮蒲厲禁成蝦蟹（省城現禁賭，魚蝦蟹亦賭博之一種……），得失空勞費轉旋。”從賭商投標納餉，賭客豪擲喝呼，以至小及魚蝦蟹一類的賭博形式皆有詠及。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第十九首賭館：“彈鈔六博劇歡娛，燈火樓臺似畫圖。太息黃金擲虛耗，誤人畢竟是擲蒲。（賭館林立，皆層樓崇敞，光怪陸離。供具無一不精。但入迷津，洵可立待。）”第二十首則詠婦女入館賭博，謂最為風俗之害：“輕車衝陌響粼粼，釧動花飛夜達晨。未必投壺同玉女，卻看迎送有香輪。”其時澳門有一慣例，每年舊曆除夕至新年三日，准許在街頭擺設骰攤。王定緯〈戊辰除夕〉句云：“骰盤沿巷喧難寐，渾欲出門一試庚。”即詠其事。

其五，這些作品吟詠了澳門的山川勝景，反映了當時澳門的氣候。

民國時代的詩人所詠的澳門山川勝景，與明清、晚清詩人所詠重複者可略而不論，茲略舉其後出者數處。盧園又名娛園，為港澳唯一具有蘇州園林風韻的名園，興建於清末，自民國初年起，成為騷人墨客遊憩聯吟的好去處，陶社諸遺老和雪社諸子皆有詩篇詠及。其中以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第二十三首為最工，其詩云：“竹石清幽曲徑通，名園不數小玲瓏。荷花風露梅花雪，淺醉時來一倚筇。”宣統二年（1910）澳葡當局將南灣與媽閣之間的海灘填築成堤岸馬路，由此形成西灣。其

後西灣與南灣連接，同為澳中風景佳勝之地。民國時代的詩人，尤其是雪社諸子吟詠西灣的篇什頗多，如黃沛功〈西灣〉第一首：“吐納魚龍氣，源頭東海來。西灣一片月，蕩作金銀臺。”位於松山的聽松山館，為名醫何斗燦的別墅，抗戰時期為名流雅集觴詠之所。李供林〈聽松山館夜坐次家滄萍韻〉云：“香醪纔小飲，閒坐聽濤聲。雲淨星分耀，林疏月漏明。滄桑人事變，烽火客心驚。借此好環境，抒予抑鬱情。”

至於澳門的氣候，澳中觀測氣象的傳統，始於明末的耶穌會士天文學家。白鴿巢園的觀星臺，相傳為利瑪竇（Matteo Ricci）遺蹟。汪兆鏞〈澳門雜詩·竹枝詞〉第三十七首詠觀星臺云：“重陽人上鴿巢亭，古樹波羅礪珂青。尚記笛航生句好，擬尋石屋試觀星。”崔斯實作於民國十六年丁卯（1927）的〈澳居伏夜觀星書事示兒女〉，則寫自己夏夜觀星的實際體驗。其詩上半云：“一月逃暑不出門，何處買夏堪論園。露林夜夜看星轉，始分經緯窮渾圓。……山中伏處忘甲子，恍然如在懷葛前。步天記詠夾漈老，畫地指教小同孫。歸時正睹雲漢爛，轉瞬已屆大火邊。”崔氏還有作於同年的另兩首，記載澳門氣候異常的情形。一首為〈清明前一日，還澳山居，宿雨乍歇，晴煙四流，夜起開戶，眎燈光出，林外一白，瀾漫無際，絕類北方雪景……〉，謂久雨忽霽，暖氣回昇後，“雲歸散白煙，林暝聚成霧。銀海忽湧現，蒼茫起驚顧。……頗聞渾天言，寒暑今忒度。……為留煙景圖，歲終驗其故。”一為〈濠境苦熱坐月示兒女〉，寫盛夏酷熱及月夜乘涼的樂趣。上半云：“束縛乍離謝巾襪，俯仰不舒同陷穽。樹陰不動日光正，鴉鵲無聲風力靳。冰紗罨碧鬱飛煙，眾生節屋憐如病。”黃節作於民國十八年己巳（1929）的〈澳門雜詩〉第三首，則描寫了當時澳門一帶苦旱之狀：“濕草低田旱亦枯，海洲誰謂水都無？憬然中穀三章後，不是憂深獨老夫。”皆可作為澳門氣象史料來讀。

藝術特色

民國時代的澳門詩詞中，詩歌仍佔大多數，而

詞則比明清、晚清時代有很大的增加。就詩歌而言，歌行，五、七古，五、七律，五、七絕，以至三、六言，各體皆備。茲各舉實例略論這些詩詞的藝術特色。

歌行一體，以汪兆鏞的〈永福社行〉和〈岐關車行〉最為重要，然前已引述，茲不贅論。五古一體，則當以汪兆鏞〈澳門雜詠·雜詠〉詠澳地風物、古蹟諸什和崔斯貫的〈缺月吟〉、黃節的〈送客東南樓月中〉為最。崔詩句云：“人皆愛月圓，我獨憐月缺。圓時能幾何，缺處態偏絕。……煙看初畫成，淡黃額一抹。年華十三四，亭亭靚妝出。新下玉鏡臺，含羞漸藏閉。……夢好徒易醒，數盈即為乙。成壞互倚伏，至理常不越。……拙魄示守沖，毋為矜兔脫。”蘇軾〈水調歌頭〉詞云：“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詩人在濠鏡山居，見到晚霞乍散，欄月初昇，有如風姿綽約、含羞藏閉的少女，令其對此寒夜的欄月獨賞不置。詩人所欣賞的，並不在於欄月的殘缺美，而是由月的盈虛，聯想到人世的滄桑變幻，世事的成壞倚伏，從而抒寫自己對人生的理解，寄托了虛沖自守、甘於澹泊的情懷，可謂雅人深致，不讓古人詠月的名篇。

黃節詩云：“山月出海白，晚雨收玄冥。登樓望故園，送客楊歸舫。中宵發南灣，平旦過新汀。水行不逾宿，心遠當逃溟。棲棲雲間鶴，苒苒風後萍。浩浩波上鷗，寥寥欄外星。攬裾思故好，攜手傷軒輊。為言異方客，來此得安寧。”全詩純用白描手法，而清新可喜，寄托遙深，其格調頗類《古詩十九首》中的送別之作。

七古的佳作，可推洗玉清的〈東山姥〉和鄭哲園的〈題媽閣〉。如鄭詩云：“昔日仙人海上遊，手扶明月下滄洲。袖中偶散靈丹落，一墜人間化石頭。仙人既往遺仙壑，千載茗痕臥叢薄。堆雲疊翠起靈邱，勝蹟至今談媽閣。……我來時運遭奇厄，孤憤填膺居異域。江山雖好不為歡，瞻顧中原傷異色。石兮遭劫謫塵埃，仙人一去不歸來。是仙是石徒歌哭，不盡長江萬古哀。”詩人在詩中獨發奇想，謂娘媽角山為仙人曾經降臨的靈邱。山上的奇石，為仙人袖中落下的靈丹所化。中間雖穿插抒寫

自己的遭遇和抑鬱，而以這一奇想為主軸的詩意則貫穿始終，其格調頗類遊仙之作，而為歷來吟詠媽祖閣的詩篇所未道。

五律中較有特色的，應推李仙根的〈澳門雜詩六首〉。其中清新可喜之作如第五首：“一雨新秋至，天風晚沏寥。言尋鴻雁侶，來聽海門潮。岸遠山如畫，帆歸影欲招。臨流何所慕？鷗鷺迫人驕。”而五絕一體中，梁彥明的〈詠紅〉：“海國朝霞起，漁郎愛曉春。桃花千萬樹，卻迷武陵津。”詩中以濠鏡為海國桃源，燦爛的朝霞與紅雲般的千萬樹桃花，把春天的早晨點染得格外絢麗，謂倘若曾入武陵源的年輕漁人至此，也會情移意迷，忘卻歸路。

七律一體，在民國時代的澳門詩中佔較大的比例，其中不乏佳作。如汪兆鏞〈即目〉：“不是巖隈即水隈，誰云無地起樓臺？魚舟雜遝腥成市，鳩舌啁啾語費猜。來道樹陰隨曲轉，入窗山色渡江來。幼安皂帽頻年慣，避地於今第五回。”將羈愁離恨寄於秀麗的山川景色之中，而以恬澹出之，頗得風人之旨。梁彥明的〈江樓晚望〉第一首：“流霞片片落前川，樓閣臨江景最妍。十里漁歌千頃浪，半隄燈火萬家煙。樹迷彭澤先生柳，門泊潯陽商婦船。閒數暮鴉歸點點，酒餘晚望意翛然。”江樓蓋指位於巴掌圍的崇實學校初中部所在的洋樓，該處地臨南灣，鄰近西灣，登樓遠望，南灣與西灣秀麗的景色盡收眼底。這首詩用簡澹明快的白描手法，寫出江樓晚望美不勝收的景色，堪稱佳作。

七絕在民國時代的澳門詩中，則佔最大的比例。其中相當一部分為組詩或竹枝詞，如汪兆鏞《澳門雜詩》有澳門寓公詠八首、竹枝詞四十首，復有〈丁丑七月，避地南灣，……自題絕句八首，並寄崔伯越香島〉；黃節有〈澳門雜詩〉五首；何鍾瀛有〈濠鏡雜感六首〉（選四）、〈澳門竹枝詞十首〉（選四）；馮秋雪有〈西灣遇雨〉四首；鄭天健有〈南環雜詠〉四首；陳善伯有〈戊寅有感雜詠四十首〉（選六）；鄭雨祥有〈竹枝詞〉十首（選三）；商衍鎰有〈澳門雜詩二十首〉等。僅據以上的不完全統計便達一百一十二首，佔全卷總數的六分之一。

組詩或竹枝詞中的佳作，上文屢有述及，茲略舉其它篇什之較佳者。馮秋雪〈七月十五夕，偕冰雪、印雪、草衣、贊如樂園看月〉第二首：“暗樹呼雲寒渚外，舟人碎月亂流中。天風意欲飄星去，留得銀盤映冷楓。”將寒夜冷雋的月色和景物寫得空靈活脫，以韻制勝。馮印雪〈南灣晚眺〉：“小立江湄日已闌，蒼波無語去闌闌。晚雲淺絳天然畫，絕似磬頭子久山。”元黃公望字子久，善畫淺絳山水，山石多作磬頭。詩人擅畫，與高劍父相善，曾入春睡畫院論畫，故屢以畫喻詩。這首詩以“淺絳天然畫”和“磬頭子久山”喻南灣海濱的晚霞，可謂“詩中有畫”。

三言一體，本卷得汪兆銓〈八月十六至澳門〉：“三巴門，三度至。形蒼黃，絮家累。兵火迫，避避避。酉之月，申之歲。”描寫其於民國九年庚申八月十六日（1920年9月27日）第三度避地至澳的情形。

六言一體，本卷得黎廷榮〈雨中過青洲某氏園見桃花〉二首：“雨黯青洲古道，蒼茫有客重經。欲逗好春相見，桃花淒斷江亭。”“不遠窺園雨客，花如人面羞紅。冷落一枝臨水，往來萬古春風。”這兩首詩為六言絕句，清麗可誦，為歷來澳門詩所僅見。

收入本卷的詞作達三十首，共有作者十七人，其中汪兆鏞五首，黃沛功四首，汪兆銓、馮秋雪、崔斯貫、錢寶麟各三首。這種情形，同明清卷和晚清卷那種詞作寥若晨星的局面相比，可以說是星漢燦爛了。除了上文已經引述者外，茲亦略舉其佳者。

汪兆銓〈滿江紅·寓澳作〉：“萍寄天涯，歎一番、飄泊一番。憔悴空慣見。蠻花犵鳥，殊方風氣。閱世但深微，管歎向來，誤作依劉計。望故園，咫尺不歸歟，煙塵翳。□□歌與哭，長無謂；去與住，深無味。看哀鴻旅雁，淒涼滿地。栩栩難尋仙客夢，沉沉長恐天公醉。羨馬周、猶欲問功名，吾老矣。”汪兆銓詞多感時撫事之作，其時作者避地澳門，羈旅棲泊，抑鬱無聊，自傷身世，歌哭無端，雖多愁苦哀怨之語，而不失典雅深穩之度。自是乃翁（即汪琬，道咸間粵東三家之一）隨

山館家法。

此外，黃沛功〈高陽臺·娛園賞菊〉為與雪社同人唱和之作，其下闕：“山人比似花之逸，寓閒情在此，如倚新妝。百媚千嬌，幾回寸許柔腸。托根盡向朱門慣，看年年，傲骨凌霜。笑東籬，自抱寒英，自賞孤芳。”詩末笑東籬數句，借淵明愛菊之典，以菊花喻寒士，出以詼諧，作解嘲語，而寄託遙深。崔斯貫〈紅情·濠鏡海岸對晚霞作〉描寫了濠鏡海岸從彩霞滿天，金波萬頃，到餘霞消散，彎月初上的情景，並寄寓了舊遊雲散，逸情不再的感慨。如上闕云：“海雲看徹，又碧天合暮。角聲吹裂，激激魚鱗，寫入遙波錦千疊。明聚前峰盡處，孤標起，赤城疑接。背落日，野鷺飛來，片影墮空闊。”

結論及餘論

在民國時代，澳門繼續作為被葡萄牙強佔的中國領土，中國本土文化對澳門依然有強大的影響力，來自西方特別是葡萄牙的文化也對澳門產生一定的影響。

這一時代是中華民族災難極其深重的時代，中國詩人在澳門詩詞中，抒發他們的愛國熱忱和社會生活感受；描寫當時在澳門或內地發生的歷史事件；描寫澳門中國居民的禮俗習尚和宗教文化；描寫澳門西洋的居民風俗習慣、宗教文化及西方事物；描寫當年澳門各行各業和各處勝景及氣候。其藝術特色與中國古代詩歌一脈相承而又有所發展。

這些詩詞，是民國時代的文學和澳門歷史文化遺產的一部分，也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難得資料。從中可見當年澳門與中國內地血肉相連的歷史文化聯繫，和澳門在這一時期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地位。

民國時代的中國詩歌已進入新詩時代，聞一多的〈七子之歌·澳門〉為有關澳門的新詩名篇。由於本書選箋的作品限於古詩、近體詩和詞，對於新詩的搜集力有未逮，不能不說是一個明顯的缺憾。倘條件許可，選箋者今後願在這方面作出努力，並期待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